

顧太清詞校箋

清顧太清著 胥洪泉校箋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顾太清词校笺 / [清] 顾太清著, 胥洪泉校笺.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12

ISBN 978-7-80752-694-0

I. ①顾… II. ①顾…②胥… III. ①顾太清 (1799~1877) 一词 (文学) — 注释 IV. I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6438 号

顾太清词校笺 GUTAIQING CI JIAOJIAN

[清] 顾太清 著 胥洪泉 校笺

责任编辑 王 雷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翔川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6.75

插 页 1

字 数 39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694-0

定 价 38.00 圆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言

顾太清（一七九九—一八七七）是清代第一女词人，王国维谓『李易安以後，一人而已』。在满族词人中，她与纳兰性德齐名，有『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之称。

一

顾太清，本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祖父鄂昌，燕雍正朝权臣鄂尔泰之侄子，官至甘肃巡抚。乾隆年间因受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文字狱牵连而被赐自尽，家产籍没，家道因此中落。鄂昌的儿子鄂实峰成为罪人之後，以□幕为生，娶香山富察氏女，生一子二女：长子鄂少峰，长女西林春，次女西林旭。

西林春，字梅仙，又字子春，道号太清，晚年号云槎外史。生於嘉庆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初五，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二十六岁嫁给贝勒奕绘为侧室，因是罪人之后，不合宗人府的规定，璦假珩荣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呈报，改名顾太清。所以『西林春』璦是顾太清的本名，其常自署为『西林春』、『西林太清春』、『太清春』等。然而『顾太清』之名在学界流传最久，为人熟知，所以本书也仍用『顾太清』这个名字。

顾太清早年可能跟随父亲□幕到过东南、江南一带。大约七岁去过广东。她三十七岁时写的《暗香·谢云姜妹画梅团扇》云：『南国，夜月寂。记庾岭五湖，千树堆积。少年歷处，卅载相思梦魂忆。』庾岭，即大庾岭，在广东境内，以产梅著称。大约十一岁到过东南的福建。她三十八岁时写的《定风波·谢云姜妹赠蜜渍荔枝有感》云：『二十七年风景变，曾见，连林闽海野人家。』闽海，泛指福建和海南等沿海一带。可能在十二岁时到过江南。她三十八岁时写的《清平乐》序云：『二月十日，金夫人惠芸薹菜，予不食此味廿六年矣。』词云：『三十六陂芳草路，尚记昔年□处。……好是江南二月，者般滋味香清。』齐燕铭考证云：『芸薹俗名金花菜，上海人谓之草头，江南甚多。五四时代以前，京中绝无此物。』（见《一氓题跋》附齐氏《西泠印社本〈东海渔歌〉跋》）同是三十八岁时作的《续读石画诗十八首同夫子作》之二云：『犹记严江两度□，一逢三月一深秋。』严江，即浙江流经富阳、桐庐境内的一段。相传汉代严子陵耕钓于此，故称严江；又因附近有富春山，又叫富春江。她的《社中课题》诗云：『十月乍传春信早，孤山有梦路迢迢。』诗末自注：『忆西湖早梅。』可见她还到过杭州。

顾太清的丈夫奕绘，字子章，道号太素，又号幻园居士、妙莲居士，是乾隆皇帝的曾孙。乾隆第五

子永琪封荣纯亲王，永琪的儿子绵亿降袭荣恪郡王，奕绘就是绵亿的儿子，封多罗贝勒。奕绘生於嘉庆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十六日，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五岁时娶副都统福勒洪阿之女妙华（名霭仙，姓贺舍里氏）為妻。妙华长奕绘一岁，端靜婉淑，善文学，夫妇二人作诗论文，琴瑟和谐。奕绘曾把他的诗集《妙莲集》和妙华的诗集《妙华集》合在一起，编成《妙莲华集》。

据顾太清的後人金啟朏先生所著《顾太清与海淀》记载，顾太清与奕绘很早就相识，二人是从诗词唱和到恋爱结婚的。鄂实峰一家与荣王府是老亲。荣亲王永琪（一七四一——一七六六）的正福晋西林觉罗氏，是鄂尔泰第三子四川总督鄂弼之女，鄂弼和鄂实峰之父鄂昌是亲叔伯兄弟。鄂实峰虽為罪人之後，但家学不断，子女都读书，都有学问。特别是顾太清，聪明灵慧，才华卓绝，擅诗工词，能画善琴，因此受到文学氛围浓厚的荣王府的看重。荣王府曾请顾太清做家庭教师，辅导府中的格格学习文学。□写诗作文。风流文采的奕绘就是在这时认识了顾太清，二人由诗词唱和而相互倾慕，由相互倾慕而成為伉俪。他们相慕、相爱时间很长，不彊三四年。奕绘青年时期的词集名《写春精舍词》，所谓「写春」，实含有描写西林春之意，因為荣王府中□没有「写春精舍」这样一处具体的房舍。词集中有词描写了奕绘眼中娇美的太清形象，如《绮罗香》所云「綠顫钗虫，红移□凤，犹记那人娇小。瘦削身量，容下春愁多少」；也有词描写了两人的诗词传情，如《绮罗香》所说「新诗温李格调。写在衍波笺上，签儿封好。蜜意蜂情，埋怨不来青鸟」，《罗敷媚》所说「冷金笺纸湘妃竹，一十三行，写上吟章，双款分明哑谜藏」；还有词描写了他们的相会私情，如《念奴娇》所云「十分怜爱，带七分羞涩，三分犹

豫。彤管琼琚留信物，难说无凭无据。眼角传言，眉头寄恨，约略花间遇。见人佯避，背人攜手私语」。顾太清嫁给奕绘为侧室时已经二十六岁，这之前应该结过婚。金敞的《顾太清与海淀》云：「此前曾否结过婚，家中没有传说，彙是生活十分困苦。」文廷式《琴风餘谭》记载：「满洲女史顾太清者，为尚书顾八代之曾孙女，初适副贡生某，为鄂文端公之后。夫死後，复为贝勒奕绘之侧室。」金敞肌谓此记载「错误百出」：「太清不是顾八代後人。嫁贡生某是鄂尔泰之後人，等於自家适自家。夫死後为贝勒奕绘侧室为讹传……」他还指出：「清末民初内务府大臣耆龄，居住东四马大人胡同，与余家（大佛寺北岔芸公府）邻近，出重价购余家文物。……又造流言太清先曾适其本家某，夫死後归奕绘。这□传说实套自文廷式记载而来。」然而黄仕忠先生的《顾太清的戏曲创作与其早年经历》（载《文学遗产》二〇〇六年第六期）一文，根据新发现的顾太清戏曲稿本《桃园记》、《梅花引》，与奕绘早期词作及相关史料相印证，认为「文氏清楚指出太清曾嫁副贡生某，夫死後嫁给奕绘，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耆龄家族有此说相传，必来自家族内部，而不可能反从外人附会，诬人祖宗」；「太清曾有婚事，有内证及外证为据，可以成为定论」。

顾太清和奕绘婚後住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荣王府的天□阁，两人感情很好，正室妙华夫人也能善待太清。夫妇共同出□，诗词唱和，共赏金石书画，留下许多佳篇。因此有人称他们「闺房盛事，堪媲赵管」（曼殊散功《书太清事》），把他们比之为赵孟頫和管夫人，也有人把他们比作赵明诚与李清照。这也可从他们两人的字、号、诗集名、词集名看出。「梅仙」之字，应是太清嫁给奕绘後取的，因为

奕绘正室妙华字霭仙，显然是排妙华所取之字（太清之妹字霞仙，也是随其梅仙而取字）；『子春』之字、『太清』之号，是配奕绘『子章』之字、『太素』之号而取的。太清的词集名《东海渔歌》，是对奕绘的词集《南谷樵唱》的；太清的总集曰《天□阁集》（包括诗集七卷、词集六卷），也是对奕绘的总集《明善堂集》的。此外，顾太清还创作有小说《红楼梦影》和戏曲《桃园记》、《梅花引》等。

顾太清与奕绘婚後生有三子二女。长子载钊生於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七月。长女载通生於道光七年（一八二七）七月。次女载道大约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次子载初生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六月。三子载同生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正月，不满周岁因痘症而夭折。

顾太清和奕绘伉俪情深，特别是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七月正室妙华夫人去世後，奕绘没有再娶，也没有另立侧室，太清摄行了正室的一切事务，两人的诗词酬唱也多起来。然而，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七月初七奕绘突然病逝，打破了太清的美满生活。接踵而至的是太清被迫搬出荣王府，其诗《七月七日先夫子□世，十月二十八奉堂上命，攜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盘迟，卖以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纪之》云：『仙人已化云间鹤，华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含冤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已看凤翅随风去，剩有花光照眼来。兀坐不堪思往事，九肋肠断寸心哀。』可见太清奉命迁出荣王府的悲痛。太清搬出荣王府，初在养马营（在北京阜成门内）赁房暂住，第二年赎买砖塔胡同宅（在北京西四牌楼大街西）居住。太清迁居府外，金敞肫认为『实因府中嫡庶间之不睦，太福晋惑於群下之离间，为护持嫡子载钧故令迁出』。确实，太清也有诗词表达对奕绘和妙华夫人所生嫡长子载钧的

不满。其《自先夫子薨逝後，意不為詩，冬窗檢点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诗云：『仙人自登仙，飘然归玉京。有儿性矜顽，有女年尚婴。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所谓『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化用《史记·淮南厉王传》中的《淮南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意谓嫡长子载钊不容兄弟载钊。其《满江红》序云：『辛丑十一日為先姑断七之期。前一日，率载钊、载初恭诣殯宫致祭。月之九日，长子载钊由南谷遣骑传谕守护官员及厨役等：初十日不许举火。予到时已近黄昏，深山中虽有村店，因时当新年，便饼餌亦无买处。有守灵老仆妇熊姬不平，具菜羹粟饭以进食。呜呼！古人有云：『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诚所谓也。遂填此阙，以记其事。』所谓『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谓兄弟不和，太清用此语比喻长子载钊在王府掌权，不能容纳庶出的兄弟载钊、载初。

顾太清《奉堂上命》迁出府外，还引出她与大诗人龚自珍（字定）有婚外恋情的传闻，这就是有名的『丁香花案』。顾太清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十月二十八日搬出太平湖府邸，龚自珍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己亥四月仓皇出都南下，南返途中他写有自叙性组诗《己亥杂诗》，共三一五首，其中第二〇九首云：

空山徙倚倦□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诗末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著名词曲家冒广生（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少时闻

外祖周季貺先生言太清遺事恭詳」，□且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從後齋將軍（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嘗刺取太清遺事賦六絕』（風雨樓本《天□閣集》前識語），最後一絕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詩的第一句下自注云：『邸西為太湖，邸東為太平街』，見太素《上元侍宴》詩注。』第二句下自注云：『南谷在大房山東，太素與太清葬處。』冒廣生此詩的首句言太清生前之居住地，第二句言太清死後之葬地，第三句的上半言其美貌，下半取『再顧傾人國』之意，关合其姓。第四句寫太湖府邸的丁香花。这样就把葬自珍的诗与顾太清联筠起来，隐约点出二人有恋情。因為葬自珍诗中的『城西閬苑』、『朱邸』，即太湖的奕绘府邸，而顾太清又喜穿白衣，所以『缟衣人』即指顾太清。冒广生的诗是根据小时听到的传闻和葬自珍的诗而写，应该说这□传闻在当时就沸沸扬扬，太清也可能因此而被迫迁出太湖府邸。

對於這一冤案，顾太清当时就用『亡肉含冤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的诗句申诉。她用《汉书·蒯通传》中『里妇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將如逐之』，後來在家中找到了『亡肉』，儿媳愛得以昭雪的典故，表明自己像里妇亡肉一样冤屈；又化用杜甫《佳人》中『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的诗句，表明自己所居房屋破败卻没有怨言。然而，更為糟糕的是冒广生还把这一无稽之谈告诉了小说家曾朴，曾朴又将其写进小说《孽海花》中，演為『黑本疑案』。这一传闻成為小说家言後，更是眾口喧騰。為此，冒广生也後悔莫及，他曾在《孽海花》吟话》中说：『定□集中《忆太湖之丁香花》云：「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忆北方狮子猫》云：「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确為

太清作，然亦不过遐想。……不意作者拾掇入书，唐突至此，我当堕拔舌地狱矣。』浥管冒广生也说龚自珍的诗『确为太清作』，然而却是『遐想』，不是事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史学家孟森撰写了《丁香花》一文，详细考证此事的虚妄，指出『龚顾恋爱，无非他们捏造』。民国时期的才女苏雪林也撰写《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的研究》一文，指出『顾太清与龚自珍之恋爱，既根本不是事实，则太清是被诬的了』。浥管如此，但学术界仍有学者认为龚顾恋情是可信的。

顾太清奉命搬出荣王府后，曾向时任宗人府宗令的定郡王载铨申诉冤屈，由於载铨的帮助，事实得到澄清。太清曾作《金缕曲·上定郡王筠邻主人》向载铨致谢：『虽有覆盆终解释，此生恩拟向来生报。』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儿子载钊按定制被授二品顶戴后，太清得以搬回太平湖府邸居住。离开太平湖府邸将近四年，回到府中，太清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写有《惜秋华·壬寅七月廿一重睹邸中天》。『阁旧居有感』感喟道：『景如此，人非昔，向谁寄舛？不堪四载重来，怅怀抱，情伤心恶。难著。对西风、痕吹落。』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朝廷把太平湖府邸改赐给光绪皇帝之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另将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西口外大佛寺北岔的一座小的府邸赐给载钊贝子居住。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六月，四十岁的载钊病逝，因其无子，遂将载钊之子溥楣过继为嗣。袭封镇国公，顾太清就和孙子溥楣一直居住在大佛寺北岔的府邸。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十一月初三太清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死後葬大南峪（在今北京市房山区）。

顾太清学词晚於学诗，大约三十六岁纔开始作词，□且得力於丈夫奕绘的指导。由於她的聪颖灵慧，加上勤奋努力，其词的成就超过诗，而且也超过丈夫词的成就。然而，由於词体『娱宾遣兴』的传统观念以及女性生活圈子的限制，太清词的题材较为狭窄，较少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大多是自己与丈夫、儿女、闺友生活的反映，多为纪□、贮物、赏花、题画、听琴等内容。作为一□满族女词人，顾太清的词特点鲜明：她有意师法宋人，以宋词为法乳，广泛汲取宋词的养分。词学家臧周颐就指出：『朴实言情，宋人法乳』，『纯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烦洗伐，绝无一毫纤碗涉其笔端』，『太清词得力於周清真，旁参白石之清雋，深稳沈著，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太清词，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当以全体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阙为论定，一声一字为工拙』（西泠印社本《东海渔歌》序）。臧周颐从两□方面论述了太清词的创作特色：第一，师法宋人，特别是周邦彦、姜夔等，不染宋以后之积习；第二，她的词之妙在体格而不在字句。

清代词坛，作词有不同的师法取向。如云间词派取法花间，推崇晚唐词；浙西词派崇尚醇雅，宗法南宋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就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筴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

人不南宋。」顾太清学习汉族文化的填词，则广泛学习宋词，兼取南北宋，偏取南宋。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在学习作词两年左右，顾太清编选了《宋词选》三卷，至少收錄词人五十二家，词作一四八首，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但她有诗题为《既选宋词三卷，遂以词中七言句集为三十九绝句》、《前年既选宋词，集选中句得三十九截句，今掇其余复成三十五首》，可知她曾集七言词句为绝句七十四首，从其所集七言词句下注明的作者名字来看，南北宋词人都有，而以南宋词人居多。集七言词句为绝句，也是学习宋词的一种方式，这样就熟悉了宋词的意象、意境、手法、风格等。尽管太清编选这部词选，主要是想通过选词的方式，有选择地汲取前人词作的精华，提高自己的词艺，然而，顾太清卻成了中国词史上第一□既创作词，又编有词选的女词人。此外，太清还有不少□对宋代词人的效体用砮之作。其词集《东海渔歌》中有和黄庭坚、姜夔、刘一止、周紫芝、柳永、张孝祥、张元侯、周邦彦、吴文英、蔡伸、李清照等十一人的词，还有用周邦彦、姜夔、吴梦窗、柳永、张先、苏轼等人所用词砮填的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学者苏雪林认为顾太清和宋人诸作『其魄力之雄厚，气度之醇雅，措词之新清秀丽，甚至突过原作』。

臧周颐谓『太清词得力於周清真』，指顾太清作词师法周邦彦，形成典雅清丽的风格。周邦彦的词，含蓄蕴藉，浑厚和雅，具有写恋情而不浮秣、赋离愁而不轻俗的雅致品格。顾太清的《惜花春起早·本意》，被臧周颐称为『直入清真之室，闺秀中不能有二』。其词云：

晓禽鸣，透纱窗、黯黯淡淡花影。小楼昨宵听尽夜雨，为著花事惊醒。千红万紫，生怕他、随

风不定。便匆匆、自啟窗看，寻遍芳径。

阶前细草闲茸，承宿露涓涓，香土微泞。今番為花起早，更不惜、缕金鞋冷。雕栏画槛，归去来、盼庭幽靜。卖花声、趁东风，恰恰催人临鏡。

所谓『直入清真之室』，就是指具有周邦彦词含蓄蕴藉、典雅浑成的风格。顾太清此词，写情婉约，言辞劲健，摆脱了清代词坛存在的纤弱浮婉之习，也超越了一般闺秀词的『小慧』和『纤佻』，清丽典雅，格调高妙。

张炎《词源》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於融化诗句。』『美成词雍当看他浑成处，於软媚中有气魄，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沈义父《乐府指迷》也谓周邦彦作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二人都指出了周邦彦善融唐入词，而且与词的意境融为一体，显得『浑成』、『浑厚』。所谓『浑成』、『浑厚』，也就是周济所说『还清真之浑化』的『浑化』，指章法谨严，浑然一体，结构上不见堆砌、斧凿之痕，具有完整、和谐的气象和融洽。周邦彦的《西河·金陵》就化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以及古乐府《莫愁乐》诸诗的句意，极大地丰富了词的内涵，而又流贯自然，浑然天成。顾太清作词取法周邦彦，也仿效其融化唐人诗句入词。这可谓一举多得，既学习了唐诗，又练习了填词，还显示出博学精巧。在太清词中，融化唐人诗句、意境的词不少。如其《浪淘沙·登香山望昆明湖》上片『碧瓦指离宫，楼阁飞崇。遙看草色有无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珍柳空闲』，就化用了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遙看近卻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珍柳满皇都』；其《金缕曲·题姚珊珊小像》所云『何处春风面。

画图中、云鬓□□，羽衣轻软。似有□魂招不得，难写寸心幽怨。丝不尽、春蚕在茧』，就化用了杜甫《忙怀古》五首》其三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李贺《致酒行》中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等诗句。顾太清这类化用唐人诗句的词，不露痕□，自然贴切，气象浑成。

臧周颐谓太清词『旁参白石之清雋』，指顾太清学习姜夔词的清空骚雅，形成了自己格高意远、清刚淡雅的词风。姜夔的词，以清刚劲健之笔，淡雅素净之语，描写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的意趣，很少有世俗的香碗烦杂，也很少有壮怀激烈的情怀，清空之中带有一种刚劲峻洁之气。正如郭鮎所评：『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郭鮎《灵芬馆词话》卷一）顾太清也效法姜夔用健笔写幽情，其词也有清刚峭拔的神韵。如前引《惜花春起早·本意》的清刚幽雅。再如《广寒秋》写清冷幽静的境界：

禅房寂静，苍苔浓厚，冷澹斜阳阴棕。去年曾到又重来，正幽径、黄花开矣。冷风轻刮，

旗檀香霭，悦可罩心欢喜。一杯清茗话西窗，渐薄暮，钟声初起。

姜夔尤擅写梅，其《暗香》、《疏影》善於突出梅的香冷神韵，以表现高士孤洁清逸的风神。顾太清写梅也取法姜夔，遗其形貌，取其神理，突出其砵胜和格高。如《被花恼》：『疏枝老俛自横斜，开满冷花冰蕊』，又如《柳梢青》：『冰姿不同凡葩。照流水、清心自澁。冷澹花光，朦胧月影，深院谁家。』

顾太清作词师法姜夔的清空骚雅，使自己的词摆脱了浅薄俚俗和浮软软媚，也没有雄豪粗率，形成了格高意远、雅致清灵的风格。

除了师法周清真、姜白石，顾太清还学习、借鉴李清照词的语言，形成其词典雅清丽的语言特色。作为女词人，顾太清对李清照特别倾慕，不仅因为李清照的才华和词名，而且还因其与丈夫赵明诚闺阁酬唱的伉俪深情。顾太清有和李清照的《念奴娇》（萧条庭院）一词而作的《壶中天慢·和李清照〈漱玉词〉》，还作有《金缕曲·芸台相国以宋本赵氏〈金石录〉嘱题》一词，顾太清在词中称扬「易安夫妻皆好古，夏鼎商彝细考。聚绝世，人间奇宝」，称赞阮元搜集校订赵明诚《金石录》「前人物，后人保，芸台相国亲搜校」，特别赞赏阮元为李清照改嫁张汝舟之事辨解：「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平、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

李清照作词工於造语，极为人们称赏。王士禛就说：「『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王士禛《花草蒙拾》）胡仔也谓「绿肥红瘦」，「此语甚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六十）。顾太清也非常欣赏李清照这些新颖工巧的词句，□在词中有明显的效仿。如《满江红·和张元侯〈芦川词〉》中的「绿惨红愁」，《蟾宫曲·立春》中的「柳宠花娇」，《壶中天慢·和李清照〈漱玉词〉》中的「柳悴花憔」，《阳台路》中的「柳愁花暖」等等。

李清照作词善用砵字，以加强感情的渲染。其《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砵字运用，最为人们称道。臧周颐《漱玉词笺》引《玉梅词隐》云：「《漱玉词》屡用砵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惨惨

戚戚」，最為奇創。又「庭院深深深几许」，又「更□残蕊，更燃餘香，更得些时」，又「此情此恨，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又「旧时天气旧时衣，瘴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咏法各□，每咏必佳，皆是天籁，肆口而成，非作意為之也。」顾太清对李清照作词运用咏字颇感兴趣，虽然顾词中没有像「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惨惨戚戚」这样的咏字，但有意仿效「更□残蕊，更燃餘香，更得些时」这样的咏字卻不少。如《喝火令·戊申新秋望日偶成》中的「恼煞茆茆，恼煞几重花影」，《喝火令·己亥惊蛰後一日》中的「一路琼瑶，一路没车痕，一路远山近树，妆点玉乾坤」，《太常引·玉簪》中的「碧云院宇，碧纱窗戶，碧水更清柔」等等。

浥管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的语言要典雅浑成，但在作词时也兼用浅近生动的语言。所谓「易安体」，即「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她常把典雅的语言用得自然，把浅俗的语言用得雅致，两者相融，别有风致。像《转调满庭芳》开头三句「芳草池塘，綠荫庭院，晚晴寒透窗纱」就很雅致，结尾三句「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就很浅俗。其《声声慢》中也有很多浅俗的语句，彭孙□《金粟词话》就云：「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工，闺情绝调。」顾太清也有意师法李清照词的语言特点，如其《白苹香·赠闻诗室女士钱淑琬》中「见面犹如旧识，知名久矣重逢。一湖秋水簇芙蓉，玉树幽兰相共」四句，前两句的浅俗和後两句的雅致融合浑成。又如《江城梅花引·雨中接云姜信》：「故人千里寄书来。快些开，慢些开，不知书中安否费疑猜。别後炎凉时序改，江南北，动离愁，自徘徊。」这首词的语言，浅近平易，朴素明快，具有

自然清新之美。

顾太清的词，取法宋人，既学习周邦彦的典雅精工，又师法姜夔的清空醇雅，也借鉴李清照词的言语特点。但她不是盲目崇古，一味模拟，而是融会贯通，变化创新，形成了自己典雅清丽、深幽蕴藉的风格。所以癸周颐还说她的词『不琢不率，极合倚声消息』，也就是说她作词不费雕琢，不受束缚，掌握了填词的奥妙。

顾太清的词以宋人爲法乳，体现了清中晚期满族人学习汉族文化填词的特点。清代初期，满族入主中原不久，由於初学汉族文化，他们填词不像汉族词人那样注重声韵律、章法句法以及艺术表现，而是纯任自然，凭藉直接感发写词。如纳兰性德的词，赵函《纳兰词序》就说：『非其学胜也，其天趣胜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清代中晚期，满族人学习汉族文化广泛深入，文化素养提高，满族词人增多，填词逐渐注重艺术表现，重视风格的多样化。像顾太清就特别注重师法周清真、姜白石、李易安等格律词家的艺术手法、语言和风格，再进而融会创新。

当然，顾太清也有纯任自然，凭藉直接感发，抒写性灵的词。如其《江城子·记梦》：

 盼笼寒水月笼沙，泛灵槎，访仙家。一路清溪，双桨破轻划。缓过小桥风景变，明月下，见梅花。
 梅花万树影交加，山之涯，水之涯。澹宕湖天，韶秀总堪混。我欲遍□香雪海，惊梦醒，怨啼鸦。